

李氏蒙抄



李氏蒙求卷四

後學北新城楊迦憚集註

山左尹竹農先生鑒定

安州麗澤氏王
邛州友于氏胡

校對



蕭朱結綬王貢彈冠

前漢蕭望之傳望之東海蘭陵人徙杜陵子育字

次君爲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朱博爲

友著聞當時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

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蕭育傳始育與陳

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時

朱博尚爲杜陵亭長爲成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遂

李氏蒙求集註卷四

竝歷刺史郡守相及爲九卿與博後有隙不能終

歷位多於戚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

故世以交爲難世說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

生喪親白丹欲往奔慰丹怒而避之令寄緘以祠

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鮑管

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陳其未故知全之者

鮮矣世說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

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

公欲與君交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

之許也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

誠而裨耳蕭結契而連朱始劓頸以交約終反噬而相屠漢書石顯傳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日牢邪石邪五鹿充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說文綬韋維也急就篇註綬受也所以承受印環也亦謂之綬後漢輿服志韋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璫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官儀長一尺二寸法十二月廣三尺法天地人也史記廉頗傳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又何怨乎汲鄭傳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事則否况眾人乎下邳翟公人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

琅邪臯虞人少好學明經舉賢良為昌邑中尉王

李氏蒙求集註卷四

廢徵為博士諫大夫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

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禹字少翁琅邪人以明經潔行著聞徵博

士涼州刺史病去官後舉賢良為河南令元帝徵為諫大夫任至御史大夫韻會鼓爪曰彈屈原

漁父新沐者必彈冠又徒案切音憚行丸也吳越春秋彈生於古之孝子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

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李尤彈銘昔之造彈起意弦木以彈為矢合竹為楛

龐統展驥仇覽棲鸞

蜀志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

穎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

桑於樹上坐統於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

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先主領荊州

統以從事守未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遣
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
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
與善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襄陽記士元德公
之從子也年少未
有識者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
曰德公誠知人實盛德也後劉備訪世事於德操
德操曰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謂諸
葛孔明與士元也華陽國志曰劉備引士元爲
軍師中郎將從攻洛
通典州之佐吏有別駕治中按別駕者從刺
史行部別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治中者居中治事
故曰治中庾亮答郭豫書曰別駕舊與刺史別
乘同宣王化於萬里者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
非其人蔣琬傳除廣都長不理時又沉醉先主
將加罪諸葛亮請曰蔣琬稷之器非百里之才
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重加察

李氏蒙求集註卷四

三

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
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
攀而哭之解紵衣而繫之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
造於天欣伯樂之知己也伯樂孫陽字秦穆公時
人十道山川考太行山在懷州河內後漢循
縣西北連亘河北諸州爲天下之脊

吏傳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畱考城人爲蒲亭長
期年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
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
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
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孝乎母
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
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

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臬哺所生考
城令河南王渙政尙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
簿謂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
鷂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鷂不如鸞鳳渙謝遣曰枳
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
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

謝承書曰覽爲縣陽遂亭長好行教化人羊元凶
惡不孝其母詣覽告元覽呼元誚責示以子道與
孝經一卷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床下謝罪曰
元少孤爲母所騙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
自改母子更相向而泣於是元遂修孝道後成執
士也按二書亭長地名與元姓都不同未可知
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

李氏蒙求集註卷四

四

伯俞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後改過勵行
悟悲愧若無容者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
卒爲善士說文鳳神鳥也爾雅釋鳥鷗鳳其雌
凰郭注瑞應鳥高六尺許山海經丹穴山鳥狀如
鶴五采而文名曰鳳孔演圖鳳爲木精生丹穴井
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身備五色鳴
中五音有道則見飛則羣鳥從之廣雅鳳凰鶴頭
燕頷蛇頸鴻身魚尾駢翼五色首文曰德翼文曰
順背文義腹文信膺文仁雄鳴曰卽卽雌鳴曰足
足昏鳴曰固常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舉鳴曰
上翔集鳴曰歸昌大戴禮羽蟲三百六十鳳凰爲
之長鸞神鳥也赤神之神鳳凰之佐雞身赤毛色
備五采鳴中五音出女牀山海經女牀山有鳥
狀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寧又洽聞
記蔡衡曰多赤色者鸞
者鳳多青色者鸞

葛亮顧廬韓信升壇

蜀志諸葛亮傳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

上疏云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

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

先帝以馳驅初先主見亮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

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

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以來

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

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為

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

合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

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

圖也荆州北據漢河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

蜀此用武之國也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

軍也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

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

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

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

有荆州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

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

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孰

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

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

李氏蒙求集註卷四

客於甸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
 道者禰出五斗米故謂之米賊陵傳子衡衡傳於
 魯魯遂自號師君見後漢書典略曰初熹平中
 妖賊大起漢中有張脩為太平道張角為五斗米
 道後角被誅脩亦亡及魯自以米置其中其人信行
 脩業遂增飾之教使起義舍以米置其中人信行
 人米劉艾紀曰巴郡巫人張修療病愈者雇以五
 斗米號為五斗米師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
 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
 要云魏氏春秋曰亮作八陣圖咸得其
 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
 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亮集載木牛流
 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
 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
 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
 腳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
 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軋刻者為牛齒立者
 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鞞軸牛仰雙轅人
 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
 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

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
 前腳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
 後軸孔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
 寸後軸孔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
 寸去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尅去後杠孔分
 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
 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
 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
 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杠孔去下杠孔
 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
 後四腳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
 寸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腳杠長二尺一寸廣一
 出祁山以木牛運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
 以流馬運困學紀聞八陣圖薛士龍曰圖之可
 見者三一在河陽之高平舊壘一在新都之八陣
 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蔡季通曰一在
 魚復石磧迄今如故一在廣都土壘今殘破不可
 考集證玉海一百四十二薛氏謂圖之可見者三

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者水經云江又東逕諸營亮圖壘南注沔定軍山東谷高平是亮宿營處營東卽八陣圖也遺略在難識一在新都之八陣鄉者郡縣志在成都府新都縣北十九里寰宇記在縣北三十里彌牟鎮李膺益州記夔州奉節縣本漢魚復縣八陣圖在縣西南七里荆州圖副云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磧上周迴四百一十八丈中有諸葛武侯八陣圖聚細石爲之各高一尺廣十圍歷然幕布縱橫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巷悉廣五尺凡六十四聚或爲散亂及爲夏水所沒冬水退復依然如故萬蔚亭按成都圖經云八陣有三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彌牟者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碁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陣法也興元志西縣亦有之則八陣圖

凡四 前漢韓信淮陰人也漢王入蜀信亡楚歸漢上未之奇也數與蕭何語奇之信度何等已數

言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

李氏蒙求集註

卷四

七

言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上

且怒且喜罵曰若何亡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

上曰所追誰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數十而

獨追信詐也對曰諸將易得若信者國士無雙王

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畱王曰以爲

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

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信所以去也必欲拜

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

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史記略同按史記漢書皆不載韓信字而新
建熊峻運姓氏譜注則云字公圭不知何據

王哀柏慘閱損衣單

晉書孝友傳王哀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少立操
尚行已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聲音清亮

辭氣雅正博學多能父儀以直言忤司馬昭見殺
哀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晉也廬於墓

側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王隱晉書曰哀祖修有名魏世

哀少立操尚以父儀為晉文王所害絕世不仕立

屋墓側隱居以教授為務旦夕常至墓前朝拜悲

號斷絕墓前一柏哀常所攀枝葉為之枯晉書

吳隱之傳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

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

夕復有羣雁俱集時人以為孝感所致陸機周

處碑文云墳前之樹淚染先枯庭際之禽聞悲乃

下搜神記鄭宏遷臨淮太守郡民徐憲在喪致

李氏蒙求集註卷四

八

哀有白鳩巢戶側宏舉為孝廉朝廷稱為白鳩郎

後漢書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

非寒暑節動靜以禮有免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

於冢側動靜以禮有免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

遠近奇之多往觀焉晉書許攸傳立宅墓次丞

庭圖交頸同遊不相搏噬世說諸葛靚後入晉

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仇常背洛水而坐

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

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

顏因涕泗百行帝曰於是慙愧而出晉書諸葛靚曰

吳亡靚入洛以父誕為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

祖叔母琅邪王妃靚之姊也帝後因靚在姊間往

就見焉靚逃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嵇康亦

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役談者咸曰靚紹靚二

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按晉書所載與

世說迥異未知孰是世說諸葛靚在吳於朝堂

大會孫皓問卿字仲思為何所思對曰在說苑

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閔子騫早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其所生二子則衣以綿父令閔子御車體寒失朝父責之閔子不自理父察知之歸謂婦曰我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畱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顏氏家訓古甫賢父也伯奇於天性而後妻聞之伯奇遂放會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吾不及會參日會參爲蒸梨不熟因出妻終身不爲誠家語曰會參爲蒸梨不熟因出妻終身不娶其子請焉會參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子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得其能免於非乎遂不娶按家語所載與顏氏家訓不同未知孰是第思蒸梨不熟其事甚微而遂以

李氏家求集註卷四

出妻致孝會母亦竟聽之而無一言乎曾子大賢未必出此恐載筆者之過也元史小雲石海崖傳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修國史稱疾辭還江南賣藥於錢唐市中詭姓名易服色人無有識者偶過梁山樂見漁父織蘆花爲被欲易之以綢漁父疑其爲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其依隱玩世如此日知錄錄異傳曰周時尹氏貴盛五葉不別會食數千人遭饑荒羅鼎作粥春秋書尹氏譏世卿然能與周同盛衰者亦有作法維持之也近世紀輿地者謂尹吉甫蜀人爲作清風臺其謬妄甚矣物彙秉則之詩吉甫庶幾知道者而不能察撥蜂之讒能知而不能行也通志氏族譜尹氏少吳之子封於尹城因以爲氏子孫世爲周卿士食采於尹今汾州有尹吉甫墓世說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噓云君得哀家梨復蒸食不舊說秣陵有哀仲家梨甚大如升人口消釋言愚人不別好蒸食之又道安公講僧常數百習鑿齒嘗餉十梨值講安公便於座上手自剖分梨盡人遍都無偏頗宋書曰張敷小名楂父劭小名梨文帝嘗

戲謂之曰植何如梨答曰梨爲萬果之宗植何敢
比植同祖植
梨橘柚耶其味柑
莊子天運篇禮儀法度其猶植
反而皆可於口

蒙恬製筆蔡倫造紙

崔豹古今注牛亨問曰自有書契以來便應有筆
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古之筆不論以竹以木
但能染墨成字卽謂之筆秦吞六國滅前代之美
故蒙恬得稱於時蒙恬造筆卽秦筆耳以柘木爲

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

唐徐堅初學記釋名曰筆述也謂述事而言之也
博物志蒙恬造筆按尚書中候元龜負圖出周公
援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此則秦
之前已有筆矣蓋諸國或未之名而秦獨得其名

李氏蒙求集註卷四

恬更爲之損益耳故說文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
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是也說苑齊人王滿生

見周公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
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儉念有頃不對王滿生
藉筆牘書之曰社稷將危傳之於膺周公仰視見

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周武王筆銘
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可活茂音未入曷
韻蔡邕筆賦削文竹以爲管如黍絲之纏束筆

條博以直端染元黃以定色梁元帝紀元帝筆
有三品忠孝全者以金管書之行精粹者以銀管
書之交辭華麗者以珉管書之張讀宣室志元

和中博陵崔穀者自汝鄭來僑居長安延福里嘗
一日讀書牖下忽見一童子長不盡尺露髮衣黃
自北牖下趨至榻前且謂穀曰幸寄君硯席可乎
穀不應又曰我尚壯願備指使何見拒之深耶穀
又不應已而上榻罷然拱立良久於袖中出一小
幅文書致穀前乃詩也字細如粟歷然可辨詩曰
昔荷蒙恬惠尋遭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處覓銀
鈞覽訖歎而謂曰既願相從無及後悔耶其童又
出一詩投於几上詩曰學問從君有詩書自我傳

須知王逸少名價動千年。鼓曰吾無逸少之藝。雖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使龍蛇運八行。惆悵江生不相賞。應緣自負好文章。鼓戲曰恨汝非五色者。其童歎而下榻。遂趨北垣。入一穴。中鼓卽命僕發其下。得一管。文筆戲因取書鋒銳如新。俗作兔非陸佃云兔吐也。明月之精。視月而生。故曰明視。咀嚼者九竅而胎生。獨免八竅而吐。子玉充論。衡兔砥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而出。按字典免與免上俱從刀。卽勉亦然。免字正譌。從免而脫其足。今經史中免勉皆從刀。不從刀。雖相沼已久。却不可不辨。宋張清源深雲谷雜記曰。劉孝標世說注云。晉百官名崔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韓子蒼云。爲漢魏開人。後漢宦者傳。蔡倫字仲敬。桂陽人。建初中誤矣。

爲小黃門和帝卽位轉中常侍倫有才學永元九年

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

李氏蒙求集註卷四

土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竝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

做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

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蔡爲龍亭侯

注。湘州記曰。未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

一石曰云是倫春紙日也。宋臨川王侍郎盛宏

之荆州記。案陽縣百步許有蔡倫宅。旁有池。卽造

紙處。按前漢書外戚傳。趙昭儀後宮。偉卽生子詔封小綠篋子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

書注。赫蹏薄小紙也。是在前世已有。不始於倫。倫蓋製造轉精耳。赫音閱。武掖庭獄丞。藉武也。輿

眼志曰。蔡侯紙用故麻名。麻紙木皮名。穀紙故魚

網名。網紙穀音構。從去木。不從禾。從禾音谷。字作

穀。趙彥備雲。麓漫抄古結繩而治。二帝以來始

有簡冊以竹爲之。而書以漆。或用板以鉛畫之。故

有刀筆鉛槧之說。秦漢末用縑帛如勝。廣書帛內

魚腹高祖書帛射城上至中世漸用紙趙后傳所
謂赫蹏者注云薄小紙然其實亦練帛蔡倫傳用
練帛者謂之紙練貴重不便於人倫乃用木膚麻
皮等則古之紙卽練帛字蓋從糸故今人呼書曰
策子取簡冊之義又曰第幾卷於武帝卽於御前
遺記張華造博物志又曰西國所出獻而鑄爲硯也賜
麟青鐵硯此鐵是于闐國所獻側理紙萬番此
南越所獻南人以海苔爲之其理縱橫邪側因以
爲名東谷李之彥硯譜黃帝得玉一紐治爲墨
海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硯又太公金匱硯書曰
石墨相著邪心讒言無得汗白是知硯其來尙矣
硯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滿也說文槩牘僕也王
充論衡斷木爲槩揚子法言叔孫通槩人也西京
雜記揚雄懷鉛提槩從諸計吏訪殊方絕俗之語
作方言癸辛襍識簡槩古無有也始於王安石
其後盛行淳熙間槩板幾廢立
說如此是未知王揚故事也

孔伋緼袍祭遵布被

李氏蒙求集註 卷四

說苑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裏三旬而九食田子方
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
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不受子方曰
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
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

敢當也

說字以絲爲著曰繡衣以麻爲著曰緼袍
按此云緼袍無裏或其中無所著也

子讓王篇會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
胝以此証之則裏當是表字之譌噲音括腫噲
顏色剥錯也王叔之曰盈虛不常貌宋書顏延
之傳君子道命愈難識道愈堅古人恥以身爲溝
壑者屏欲之謂也晏子景公賜晏子狐白之裘
元豹之武其貫千金使梁邱據致之晏子辭而不
受三反公曰寡人有此二將欲服之今夫子不受
寡人不敢服與其閉藏之豈如弊之身乎晏子曰

君就賜使嬰修百官之政君服之於上而使嬰服之於下不可以爲教固辭不受 此字未解或是

之訛 後漢祭遵字弟孫穎川穎陽人也少好經

書家富給而遵恭儉光武拜爲征虜將軍取士皆

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封穎陽侯卒於軍

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

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

卒悼之尤甚 弟讀同悌 前漢公孫宏傳汲黯曰

詳也上問宏宏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

黯然今日庭誥宏誠中宏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

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

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

肉妾不衣絲齊國以治亦下庇於民今臣宏爲御

史大夫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

黯言且無黜陞下安聞此言上以爲有讓愈益賢

之 葛洪西京雜記公孫宏起家徒步爲丞相故

人高賀從之宏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怒曰何

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宏大慙賀告

人曰公孫宏內服貂蟬外衣麻桌內厨五鼎外膳

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宏歎曰

周公握髮蔡邕倒屣

李氏蒙求集註 卷四

史記魯周公世家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相成王使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呂氏春秋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

有道之士劉向說苑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德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又魯有恭土名曰祝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一食之間三起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汜對魯君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好恭以除其刑

追諡文王經天緯地曰文

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

人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

李氏蒙求集註

卷四

十四

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座聞王粲至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

家書籍文章當盡與之

粲曾祖龔祖暢皆漢三公父謙大將軍何進長史

博物志蔡邕有書萬卷漢末年載數車與王粲粲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邕所與粲書悉入粲族子業字長緒即正宗劉表有女稱兒也初粲與族兄凱避地荆州依劉表表有女表愛粲才欲以妻之嫌其形陋問率乃謂曰君才過人而體貌躁非女聲才凱有風貌乃妻凱生業即女所出屣屣也倒屣謂屣不躡跟也聲與婿同風俗通怪神女新從聲家來淳化閣帖聲作聲揚子方言東齊之閒謂之倩婿俗作婿竝聲聲官韻不收

王敦傾室紀瞻出妓

世說王處仲世許高尚之日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

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

歎焉晉書王敦字處仲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及太子

遷許昌詔東宮官屬不得送敦與洗馬江統舍人

杜襲等冒禁於路側望拜流涕時論稱之永嘉初

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

金銀寶物散之於眾單車還洛世說謂尚舞陽

公主未知孰是越語勾踐親爲夫差先馬先音

跣前漢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後漢職如謁

者太子出則當直者前驅導威儀也或作洗鄧粲晉紀曰王導與周

顛及朝士共詣尚書紀瞻觀妓瞻有愛妾能爲新

聲顛於眾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忤色有司

李氏蒙求集註卷四

奏免顛官詔特原之顛音以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陟子少與陸機弟兄親善

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

生世說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

節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又云周

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

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晉陽秋曰初

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後屢以酒失煥亮曰周侯

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

守按與眾中欲通其妾等事見世說補注僕射竟

非萬里長江矣所發一祭語見世說補注僕射竟

出處字末知所出南史袁昂傳僕射徐勉在

昂虛宴求出入人傳杯昂不得已命出五六人始

便是主大家今令問訊卿勉聞大驚求止方知昂

爲貴

曩勝持斧張綱埋輪

前漢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治春秋為郡文學進
 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
 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
 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
 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
 櫛具劍佩環玦褰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
 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
 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
 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
 曰竊伏海濱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詞

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

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常人敬納其

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

郡選吏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

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

注應劭曰櫛具木標首之

劍櫛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

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

首其狀似此師古曰晉說是也櫛音磊標音匹遙

反勝之字公子躡履起迎是曳之而行言其遽也

躡履通輿服志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

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

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

弟子皆一梁宗室劉氏亦兩梁冠示加服也

帝時有男子盛方遂詣北闕自稱衛太子丞相

史二千石主者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列

吐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不疑曰諸君何患
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軫拒而不納春秋是
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乃罪人
也遂送下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
公卿大臣當用經

術明於大義者
後漢張綱字文紀犍爲武陽
人皓之子雖爲公子而厲布衣之節司徒辟高第

爲御史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徧行風俗皆者儒知

名多歷顯位惟綱年少最次取微餘人受命之部

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

狐貍遂奏大將軍梁冀冀弟河南尹不疑貪叨縱

恣京師震竦劉班張綱漢書孫寶傳徵爲京兆

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嘗稱疾不肯仕寶以
恩禮請文欲爲布衣交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

李氏蒙求集註卷四

署爲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都督

郵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

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印曰無其人
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竊以杜穉季寶曰其次

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豕寶默然穉季者大
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

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劓自恚見危時淳于長方
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爭而長以穉季託寶

故寶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取穉季自當闔閭勿有所
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自當闔閭勿有所

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即度穉季而詭
他事眾口謹諱終身自陳如舍後牆爲小戶但持鉏

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墮實曰吾與穉季幸同
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吾與穉季幸同

土壤素無睚眚皆願受命分當相直誠能白改嚴
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穉季
竟不敢犯法寶

靈運曲笠林宗折巾

世說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之曰卿欲希
心高遠何不能遺曲笠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

未能忘懷隱士名淳之字彥深魯國人邱淵之

將軍父瓊秘書郎靈運襲封康樂公歷秘書監侍

中臨川內史以罪伏誅沈初宋書曰靈運少好

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吳逮世說謝康樂

小時便文藻艷逸祖車騎甚守之謂親知曰我乃

生煥瑱那得不生靈運注鍾味詩品曰初錢塘杜

師明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邸是夕即靈運生於

會稽旬日而謝元亡其家以丁孫難得送靈運於

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各兒王世懋曰注引

詩品以駁本文非真世說謝靈運因祖父之資

生業甚厚奴僕既眾義故門士數百鑿山浚河功

役無已尋山陟嶺既造幽峻嶺下則去後齒嘗

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臨海從者數百人臨

白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

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

李氏蒙求集註卷四

六

莊子漁父篇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

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

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

愚亦甚矣晉書孫統傳性好山木乃求為鄞令

轉在吳寧居職不畱碎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靡

不窮究又王羲之傳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

盡山水之游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

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

海歎曰我卒後漢郭林宗性明知人好獎訓士

當以樂死

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衰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

陳梁閒行遇雨中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

為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唐令狐德棻後周書獨

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帽微側詰旦而吏
民咸慕之而側帽焉隋書云獨狐信舉止風流
會於天津橋上風吹帽簷側觀者塞路凌迪知
萬姓統譜曰獨狐信雲中人美丰神善騎射從西

李氏蒙求集註卷四

魏孝武帝入關累官大宗伯封魏國公信博雅有奇謀大略為時所重其三女一為周明帝后一為

隋文帝后一為唐高祖母今世無賴游徒冬夏無偶然耳當時遂慕相則效此類推益見上有好之

不側帽竟似此公作俑由此類推益見上有好之下必有甚焉者人之舉動可不慎哉齊書王儉

傳儉長禮學詣究朝儀每博議證引先儒席儉應例八座丞郎無能異者一還學監試客滿席儉在

接銓序傍無雷滯十日一還學監試客滿席儉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散解髻斜插幘簪朝野

慕之相與放效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謝安蓋自比也魏書王遵業傳轉司徒左長史黃

門郎時歸政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為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邱園嘗著穿角屐好事者多毀

新履以學之宋書禮志魏武以天下凶荒資財匱乏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帔合乎簡易隨時之

義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為國容也徐爰曰俗說帔本未有岐荀文若之巾行觸樹枝徐爰謂

之為善因而弗改通謂之慶巾服舊唐書裴冕傳冕性本侈靡自創巾子其狀新奇市肆因效之

呼為僕射樣唐張鷟朝野僉載趙公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帽天下慕之謂為趙公渾脫

後坐事長流嶺南渾脫之言乃於是效焉又魏王為巾子向前踏天下欣欣慕之名為魏王踏後坐

事死至孝和時陸頌亦為巾子同此樣時人又名為陸頌踏末一年而陸頌老學菴筆記秦太師

作相時裹頭巾當面偶作一摺人謂之太師錯摺樣漁洋皇華紀聞樂府有渾脫舞明皇襍錄歷

代名畫記皆云公孫大娘善舞西河劍器渾脫故杜詩云云注家多以烏羊毛為渾脫帽時人效

談云唐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帽時人效之號趙公渾脫見于役三關次太子灘隔岸羣夷

來見亂流而渡見有騎一物浮水面者問之曰渾脫也蓋取羊皮去其骨肉令不透水以氣管吹之

宛然羊也夷人乘以渡水若壺然蓋渾脫其骨肉而製之故以為名趙公之帽義亦應爾因憶南卓

羯鼓錄載杜鴻漸嘗於嘉陵江樓月夜以柘枝擊羯鼓見斫上羣羊皆低昂盤旋舞節奏則舞名

渾脫亦當於羊取義頃聞奮威將軍王進寶自河西峽復蘭州時賊盡拘船於河東王乃縋羊皮為

囊以濟師須臾飛渡蓋
中丞所見卽此製也

屈原澤畔漁父江濱

史記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博聞強志明於治亂
懷王使平為憲令平屬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
奪之平不與因讒之懷王王怒而疏平令尹子蘭
又使上官大夫短平於頃襄王襄王怒而遷之屈
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而至此
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
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

李氏蒙求集註卷四

三

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

醉何不舖其糟而歎其醜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

見放為別說文歡飲也醜薄酒也按與口部啜字

奔吳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

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我者再漁父欲渡之適

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

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蓋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

夕兮子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寢急兮當

奈何子胥入船乃渡之干爭之津既渡父持麥飯

鮑魚羹盞漿飲食畢欲去子胥解百金之劍以贈
漁者遂辭不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
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形
於默何用姓字為子為蘆中人吾為漁丈人富貴
無相忘也子胥既去漁父已覆舟自沉於江水之
中矣按漁父既不通其姓字而且自沉於江其
高隱之概絕無望報之心可以想見何乃有富貴
勿相忘之語竊意忘字當是念字之譌越絕書

云日照昭浸以眺與子期兮蘆之漪按伍員員
字古文云平去二音皆可讀左傳昭二十五年伍
員釋文本音云楊升菴云陸龜蒙詩賴得伍員騷
思少誤讀平聲此說非也莊子漁父孔子遊乎
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絃歌鼓琴奏曲未半
有漁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
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
貢曰服忠信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孔氏何治子
也曰有土之君與日非也漁父曰仁則仁矣恐不
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

魏勃掃門潘岳望塵

遂言八疵四患以誡孔子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魏勃欲求見齊相曹參無以
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伺
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由故爲子掃於是舍人

李氏蒙求集註

卷四

三

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以爲賢言

之悼惠王拜爲內史

周櫟園書影雲開王玠石光承曰夫魏勃果才何不走長

安上書漢天子而局

趣轅下求謁東齊之相國哉

即欲見齊相亦持刺直前可耳乃且且而掃其舍

人之門因鬼見帝宜乎灌將軍以勃爲庸妄人也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

勃勇庸妄人也戰國策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

平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

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畱願聞其說

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調者難得見如
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
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史記趙良謂商君
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非所
以爲名也商君竟爲秦惠所車裂也
晉潘岳性
輕躁趨勢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
輒望塵而拜謐字長深韓壽子賈充外孫充薨無嗣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謐爲黎民子

奉克後黎民克子也年三歲槐疑乳母與充有私
鞭殺之黎民戀念發病而死也魏書裴榮傳時
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皆望
塵拜謁榮候肇惟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榮
曰何可自
同凡俗

京房推律翼奉觀性

前漢京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治易事焦延壽延
壽字贛贛爲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
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其術長於灾變房用之尤
精贛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初元四年
以孝廉爲郎永光昭建閒西羌反日蝕又久告亡
光陰霧不精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

李氏蒙求集註

卷四

三

歲所言屢中天子悅之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
遠之建言宜試房以郡守元帝於是以前房爲魏郡

太守顯告房與張博通謀誹謗政治歸惡天子註
誤諸侯房博皆棄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

易緯是類謀曰聖人興起不知姓名當吹律聽聲
以別其姓論衡曰孔子吹律自知殷之苗裔
孝經援神契曰聖王吹律有姓潛夫論古人始
生吹律定其姓名唐書隱傳陸羽字鴻漸不
知所生或言有僧得之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
得蹇之漸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
氏名而字之崑山方氏曰漢之京房晉之郭璞
宋之李石皆能言人禍福巧發奇中而卒不免爲
術所殺京房死於恭顯郭璞死於王敦李石死於
秦檜豈明於知人而暗於謀己哉蓋徒知易之術
而不知易之道故也易者時而已矣時語則語時
默則默此之謂易之道也昏主在上奸臣在側乃

炫耀其說指切其人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單子曰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蓋此之謂也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云云如前左傳成十八年齊爲慶氏之難齊侯使士華免以弋殺國佐於內宮之朝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

前漢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好律歷陰陽

之占其對元帝有云詩之爲學性情而已五性不

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明主所宜

獨用難與二人共也然惟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

注張晏曰性謂五行也歷謂日也晉灼曰翼氏五性用性靜靜行仁甲巳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也張晏曰情謂六情廉貞寬大公正姦邪陰賊貪狠也律十二律也孟春律中太簇仲春律中夾鐘季春律中姑

李氏蒙求集註

卷四

三

洗孟夏律中呂仲夏律中蕤賓季夏律中林鐘孟秋律中夷則仲秋律中南呂季秋律中無射孟冬律中應鐘仲冬律中黃鐘季冬律中大呂簇簇通音漆

甘寧奢侈陸凱貴盛

吳志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輕俠殺人藏舍

亡命其出入步則陳車陣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

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嘗以繪錦維舟或割之去以

示奢也王粲英雄記同世說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

宗在朝者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

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

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患臣何敢言盛吳錄曰凱字敬

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忠鯁有大節篤志好學初爲建忠校尉雖有軍事手不釋卷累遷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直彊諫以其宗族彊盛不敢加誅也

干木富義於陵辭聘

高士傳段干木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師事卜子夏守道不仕魏文侯過其廬必式御者問故曰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吾安敢

不式乎

呂覽段干木晉之大駟也餘略同

史記

注注子宮宮元孫假假事於魏孝文帝而假之子姓源老聃子名宗字尊祖爲魏將軍封於段又封干因以爲姓風俗通段干木注云姓段名干木唐

李氏蒙求集註

卷四

十四

書百官表又云姓段爲干木大夫俱誤語出程時季四書識遺又云姓段爲干木大夫俱誤語出程時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庾子山聯珠屈倪參乘諸侯解方城之圍干木爲臣天下無西河之戰屈倪屈完也左傳僖四年高士傳陳仲子齊人也居於陵自謂於陵仲

子窮不苟求不義不食楚王聞其賢欲以爲相遣使持金往聘仲子入謂妻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甘而懷楚國之憂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而逃爲人灌園劉向於陵子序於陵子齊之廉士名子終世稱陳仲子是也爲人灌園著書十二篇皇甫謐高

士傳云字子終 四書集注於陵地名無確訓陳
心叔曰於陵楚地 蓋避地於楚也 韓詩外傳楚
莊王聘北郭先生 先生曰臣有箕帚之婦願入計
之即謂婦楚欲以我為相如何婦曰結駟列騎所
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肉子出而殉
楚國之憂可乎於是遂不應聘 皇甫謐高士傳
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人或言於楚王王駕至萊
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孤願煩先生萊
子曰諾王之食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萊子曰然妻
日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隨而鞭捶可擬以官
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為人所制者妻投其畚
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按此與列
女傳所載略同 畚音本草器左傳宣十一年稱
畚杜注畚盛土器以草索為之管屬周禮挈壺氏
挈畚以合糧注畚所以盛糧之器 高士傳楚王
問陸通賢遣使持金百鎰車馬二馴往聘通曰王
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
先生少而為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
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如去之
織以為衣食飽衣暖共樂自足矣不如去之

李氏蒙求集註

卷四

五

元凱傳癖伯英草聖

晉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立功之後從容無事

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時王濟解相馬

又甚愛之和嶠頗聚斂預嘗稱濟有馬癖嶠有錢

癖武帝問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稽含

草木狀蜜香紙以蜜香樹皮葉作之微褐五年大

如魚子極香而堅韌木漬之不潰爛太康五年大

秦國獻三萬幅賜杜預令寫所撰春秋釋例及經

傳雜解以進世說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

泥使人解去便徑渡世說和渡王云此必是惜障

李王武子求之與不數十武子因其上直率將

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共飽噉畢伐之送一車

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

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至儉將有

犯義之名 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魏志

劉劭傳注文章敘錄曰宏農張伯英者凡家之衣

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

楷則號忽忽不暇草寸紙不見遺至今世人尤寶

之韋仲將謂之草聖後漢書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

注王愔文字志曰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學文

為儒宗武為將表太尉辟公車有道徵皆不至號

張有道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帛云云如

前晉書衛瓘子恒善草隸書為四體書勢曰漢

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

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結字甚

安而書體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宏農張

伯英因轉精巧凡家之衣帛云云如前博物志

張芝芝弟旭竝善草書決錄注趙襲字元嗣先

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代襲與羅暉

李氏蒙求集註卷四

云

拙書見蚩於張伯英英頗自矜高與朱賜書云上

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也趙壹非草書論

曰夫草書之興也其於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

非河洛所吐中非聖人所造蓋秦之末刑峻網密

官書煩冗戰攻並作軍書交馳羽檄分飛故為隸

草趨急速耳示簡易之旨非聖人之業但貴刪難

省煩損複為單務取易為易知非常儀也故其讚

曰臨事從宜而今之學草書者不思其簡易之旨

直以為崔杜之法龜龍所見也其蠻扶柱控詘

矻乙不可失也齟齬以上苟就任涉學皆廢倉頡史

籀竟以崔杜私書相與庶獨就書云適迫遽故不

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失旨多矣按籀

字典音義闕但引趙說余意或是學誤作蠻學說

相牽繫不絕之名也先起草亦猶今人作文定稿訖

大約致書於人必起草亦猶今人作文定稿訖

然後以楷繕之忽忽不暇草或時當忙迫不及

起草耳姑妄解之日知錄北齊趙仲將學涉羣

書善草隸雖與弟書字皆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

施之於人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

是以必領未嘗草筆唐席豫性謹雖與子弟書疏及吏
曹簿領未嘗草筆唐席豫性謹雖與子弟書疏及吏
或曰此事甚細九經三史下及魏晉南北諸史皆
乎柳仲郢手鈔字宋劉安世終身無一行草字書尺
牘未嘗使人代張觀平生書楷字無一行草字書尺
爲人古人之謹重如此舊唐書王君廓爲幽州都
督李元道爲長史君廓入朝元道疑其謀已懼而奔
叛元道坐流嶺州夫草書之學乃至是邪說文
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旂雜帛幅半冀所以
趣民故遠稱勿勿說文旂有三旂雜帛幅半冀所以
旗旌之末垂博雅天子十二旂至地諸侯九旂至
軫大夫七旂至軹士三旂至肩顏氏家訓云書
翰多稱勿勿不知所由或妄言此勿勿之殘缺者
及考說文乃知忽遽者稱爲勿勿少暇杜牧詩浮
雲與平原書南且轉遠洛中人以韻有忽字遂每於
生長勿勿兒鮮有用勿勿者又云忽字解云急遽
急遽勿勿亦古語好古者但知勿勿而笑忽忽逐
也

李氏蒙求集註卷四

毛

毛

俗者又但知忽忽而駭勿勿皆非也是以學者貴
博古而通今也黃伯思東觀餘論甚好事者以長
猖獗忽忽通圖隸散等字怪逸過甚觀張旭所書
千字文至母圖隸散等字怪逸過甚觀張旭所書
史喜狂書故效其蹟及反復徐觀至鴈門云亭愚
蒙瞻仰等字與後題月日則雄隱軒舉棹拂絲縷
千狀萬變雖左馳右驚而下而綸繩規之內猶縱風
鳶者翔戾於空隨風上下而綸繩規之內猶縱風
光飛刃歛忽若神而器不離身駐目視之若龍鸞
飛騰然後知其真長史書而不虛得名矣世人觀
之者不知其所以好者在此但視其奇怪妄行而
之失其旨矣昔之聖人從心而不踰規矩妄行而
蹈乎大方亦猶是也崔瑗善草王隱謂之草
賢此在草聖之前而人罕知之藏真廟御製也
陰蘭亭有逸少硯池寺曰天章以藏真廟御製也
當時朝廷每有頒詔禮則池水盡黑可以染緇大
常少卿沈紳嘗記其事

馮異大樹千秋小車

後漢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光武署爲主簿。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無萋亭，時天寒烈，眾皆飢疲，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兔肩因復度。虜沱河至信都，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竝坐論功，異常獨屏。

李氏蒙求集註 卷四

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注光武紀云：度虜沱河，至下博城，西見白衣父。

老曰：信都去此八十里耳。是自北而南，此傳光言至南宮後，言度虜沱河南宮在虜沱河南百餘里。又似自南而北，紀傳兩文全相乖背。迹其地理，紀是傳非。諸家之書竝然未詳其故。宋莊季裕綽雞肋編，方其擲蘆葍，臆苾苾而餓於牆壁之間，幸而得之，雖不及於兔肩視牛骨爲愈矣。史記建陵侯衛綰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士以爲廉忠實，無他腸。劉盆子傳：時掖廷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掖廷中蘆葍根，捕池魚而食之。按蘆葍，魯人名菘，遷子秦人名蘿，葡萄野澤，掘臆苾而食之。續漢書作符訾。

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千秋爲高廟

寢郎，衛太子爲江充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

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

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
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悟召見千秋至前千秋
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悅之謂曰父子之
閒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
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數月
代劉屈氂爲丞相封富民侯爲相十二年薨初千
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
曰車丞相南史謝朓傳詔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
朓辭脚疾不堪拜謂乃角巾自輿詣雲
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詔停諸公事
及朔望朝謁三年元會詔朓乘小輿上殿宋劉
正夫入對引淮南安斗粟尺布之謠上意遂解謂正
正夫入對引淮南安斗粟尺布之謠上意遂解謂正

李氏蒙求集註卷四

无

夫曰兄弟之閒人所難言卿言及此不覺感動
周禮春官大司馬占夢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
凶一曰正夢注安靜而夢二曰噩夢注驚愕而夢
三曰思夢注覺時所想而夢四曰寤夢注覺時所
道而夢五曰喜夢注喜悅而夢六曰懼夢注恐懼
而夢又大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注出於思慮
有因而至者二曰觴夢注角一俯一仰爲觴人書
俯仰於事夜則爲夢三曰咸陟注無心感物爲咸
陟升也謂無所拘
滯而自有其夢

漂母進食孫鍾設瓜

前漢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
爲商賈嘗從人寄食其母死無以葬迺行營高燥
地令傍可置萬家者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
妻苦之迺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

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竟漂
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

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注以水擊

食張晏曰未起而床蓐中食淮陰少年有侮信

者曰君雖姣麗好帶長劍怯耳能死刺我年不能則

出我跨下於是信熱視之俛出跨下匍匐一市人

皆笑以為信怯後佐命大漢功冠天下封為楚王

賜所食母千金及亭長與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

不終召辱信之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人

壯士也方辱我時豈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至

於此也吳越春秋子胥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

深陽適會女子擊綸於瀨水之上管中獨與母居

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窮途少飯亦

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眼窮途少飯亦

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夫

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

人之壺漿勿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

李氏蒙求集註卷四

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

越禮虧義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反顧女子已自
投於瀨水矣嗚呼貞幽明錄曰孫鍾富春人堅
明執操真丈夫女哉

父獨與母居至孝以種瓜為業忽有三少年容服

妍麗詣鍾乞瓜鍾為設食出瓜禮敬殷勤三人臨

去曰我等司命感接見之厚欲連世封侯欲數世

天子鍾曰數世天子故當所樂因示葬地語畢三

人悉化成白鶴而去梁沈約宋書符瑞志孫堅之

居性至孝遭歲荒以種瓜為業忽有三少年詣鍾

乞瓜鍾厚待之三人謂鍾曰此山下善可作冢葬

也鍾去三十步便返顧見三人皆乘白鶴飛去鍾

死即葬其地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天衍

數里父老曰此非凡氣孫氏其興矣聞甫氏曰

車千秋設一夢之詞上悟人主而位至丞相孫鍾
設一瓜之敬感動司命致後嗣爲君富貴功名豈
有定哉抑或忠孝之心發於至誠因而獲此厚報
耶後漢書袁安傳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
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
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
葬其所占之地
故累世隆盛焉

壺公謫天薊訓歷家

葛洪神仙傳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
軍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凡二十餘卷皆出自公
故總名壺公符時汝南有費長房者爲市掾忽見
公從遠方來入市賣藥人莫識之賣藥口不二價
治病皆愈語買人曰服此藥必吐某物某日當愈

李氏蒙求集註

卷四

三

事無不效其錢日收數萬便施與市中貧乏飢凍
者唯畱三五十常懸一空壺於屋上日入之後公
跳入壺中人莫能見唯長房樓上見之知非常人
也長房乃日日自掃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而
不辭如此積久長房尤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
長房篤信謂房曰至暮無人時更來長房如其言
卽往公語房曰見我跳入壺中時卿便可效我跳
自當得入長房依言果不覺已入入後不復是壺
唯見仙宮世界樓觀重門閣道宮左右侍者數十
人公語房曰我仙人也昔處天曹以公事不勤見

責因謫人間耳。卿可教故得見我。長房下座頓首。

罪卻厚幸。謬見哀憫。猶人剖棺布氣。生枯起朽。但

公曰。審爾大佳。勿語人也。公後詣長房。使人取之不

能舉。盜至數十人。莫能得。上乃白大飲之。至暮不

指。提上與房共飲。酒器如拳。許公飲之。欲去。不

竭。告長房曰。我某日當去。卿能去乎。房曰。欲去。不

心。不可復言。欲使親眷不覺。知去當有。何計。公曰。

便可稱病。以此竹杖置卿所臥處。然便來。房如

公言。去後。家人見房已死。屍在牀。乃向竹杖。耳乃

哭。泣葬之。房詣公。恍惚不知何所。公乃留房於羣

虎中。虎磨牙張口。欲噬房。房不懼。明日。又內於石

室中。頭上有一方石。廣數丈。以茅絢懸之。又諸蛇

來。嚙繩。繩即欲斷。而長房自若。公至。撫之。曰。子可

教矣。乃令長房啗屎。兼蛆。長寸許。異常常臭。惡房難

之。公乃歎謝。遣之。曰。子不能僊。道也。賜子為地上

主者。可得壽數百歲。為傳封符一卷。付之。曰。帶此

李氏蒙求集註 卷四

可主諸鬼神。常稱使者。可以治病。消災。房憂不得

到家。公以一竹杖與之。曰。但騎此。得到家。耳。房騎

竹杖。辭去。忽如睡覺。已到家。家人謂是鬼。具述前

事。乃發棺視之。唯一竹杖。方信之。房所騎竹杖。棄

葛陂中。視之。乃青龍也。初去。至歸。唯一日。推問家

人已一年矣。房乃行符收鬼。治病無不愈者。每與

人同坐。共語。常呵責。嗔怒。問其故。曰。嗔鬼耳。時汝

南有鬼。怪戾。輒數來郡中。來時。從騎如太守。入府

打鼓。周行內外。爾乃還去。甚以為患。房因詣府。聽

事。正值此鬼來。到府門前。府君馳入。獨留房。伏庭

前。叩頭。乞曰。改過。呼曰。便捉前來。鬼乃下車。伏庭

無故。導從。唐突。官府。自知合死。否急復真。形鬼須

一札符。付之。令送與葛陂君。鬼叩頭流涕。持札去

使人追視之。乃見符札。立破邊。鬼以頭繞樹而死。

君前後到東海。東海大旱三年。謂請雨者。曰。東海神

遂致。久旱。吾今當赦之。令其行雨。即便有。大雨。年

水經注。昔邑人班邱仲居水側。賣藥於甯。百餘年。

李氏蒙求集註卷四

人以爲壽後地動宅壞仲與里中數家皆死民人
 取仲屍棄於延水中收其藥賣之仲被裘從而詰
 之此人失怖叩頭求哀仲曰不恨汝故使人知我
 耳去矣後爲大餘王驛使來甯此方人謂之謫仙
 也北齊書由吾道榮傳晉陽人某大明法術乃
 尋是人爲其家庸力無識之者久乃訪知其人道
 家符水禁呪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
 榮好尚乃悉授之是人謂道榮云我本恒岳仙人
 有少罪過爲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
 汾水及河值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乃臨水
 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至天是
 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
 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抱朴子河東
 有項曼都者與一子入山學仙十年而歸家人問
 故曼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共乘龍
 而昇天良久低頭視地杳杳冥冥令人未有所至而
 去地已絕遠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其脊上
 危怖嶮處也到天上先頭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
 昱眞貴處也思家到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今
 飢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今

當更自修積乃可得更復矣河東號之爲斥仙人
 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廟三年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
 言軒轅崩葬著於本紀而世有辟穀輕舉之說王子晉
 侯卒諱見於世家而世有辟穀輕舉之說王子晉
 十七死於世有緜氏乘鶴之說淮南王安謀逆
 自到而世有雞犬同升之說漢武曰天下豈有仙
 人盡妖妄耳豈其然乎晉書曰葛洪字稚川丹
 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
 誦習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棋局幾道携蒲齒名爲

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卻掃未嘗所言尋書問義
 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交尋書問義
 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
 好神仙導養之法抱朴子自敘曰抱朴子姓葛
 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終日默默邦人咸稱
 爲抱朴之士是以洪著書因自號焉宋張君房
 雲笈七籤施存魯人學大丹之道遇張申爲雲臺
 治官常懸一壺如五升器大化爲天地中有日月
 夜宿其內自號壺天人謂曰壺公因之壽百餘年
 仙傳曰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壽百餘年

有仙人持二竹竿至呼子先乘之乃龍也上華陰山
神仙傳曰蘇仙公嘗持一竹杖時人謂曰蘇
生竹杖固是龍也鄧德明南康記曰南野縣有
漢監作匠陳鄰其人通靈夜嘗乘龍還家其妻懷
身母疑與外人通密看乃知是鄰乘龍至家輒
化青竹杖鄰內致杖乃御雙鶴還將杖去須臾光
采滿堂俄而飛失杖乃御雙鶴還詔至書李白長
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詔唐書李自長
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
於元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
調羹

親爲

神仙傳薊子訓者齊人也少嘗仕州郡舉

孝廉除郎中又從軍除駙馬都尉人莫知其有道
在鄉里時唯行信讓與人從事如此三百餘年顏
色不老人怪之好事者追隨之不見其所常服藥
物也性好清澹常閒居讀易小小作文皆有意義

李氏蒙求集註

卷四

三

見比屋抱嬰兒訓求抱之失手墮地兒卽死鄰家
素尊敬子訓不敢有悲哀之色乃埋瘞之後二十
餘日子訓往問之曰復思兒否鄰曰小兒相命應
不合成人死已積日不能復思也子訓因出外抱
兒還其家其家謂是死不敢受子訓曰但取之無
苦故是汝本兒也兒識其母見而欣笑欲母取抱
猶疑不信子訓既去夫婦共往視所埋兒棺中唯
有一泥兒長六七寸此兒遂得長成諸老人鬚髮
畢白者子訓但與之對坐共語宿昔之中明且皆
黑矣京師貴人聞之莫不虛心渴見無緣致之有

年少與子訓鄰居爲太學生諸貴人作計共呼太學生謂之曰子勤苦讀書欲規富貴但召得子訓來使汝可不勞而得矣生許諾便歸事子訓灑掃供侍左右數百日子訓知意謂生曰卿非學道焉能如此生尙諱之子訓曰汝何不以實對妄爲虛飾吾已具知卿意諸貴人欲見我我豈以一行之勞而使卿不獲榮位乎汝可還京吾某日當往生甚喜辭至京與貴人具說某日子訓當到至期末發生父母來詣子訓子訓曰汝恐吾忘使汝兒失信不仕邪吾今食後卽發半日乃行二千里旣至

李氏蒙求集註

卷四

三

生急往拜迎子訓向問誰欲見我生曰欲見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知先生所至當自來也子訓曰吾千里不倦豈惜寸步乎欲見者語之令各絕賓客吾明當各詣宅生如言告諸貴人各自絕客灑掃至時子訓果來凡二十三家各有一子訓諸朝士各謂子訓先到其家明朝至朝各問子訓何時到宅二十三人所見皆同其所服飾顏貌無異唯所言語隨主人意答乃不同也京師大驚異其神變如此諸貴人竝欲詣子訓子訓謂生曰諸貴人謂我重瞳八彩故欲見我今見我矣我亦無所

能諭道吾去矣適出門諸貴人冠蓋塞路而來生
具言適去矣東北上乘驟者是也各走馬逐之不
及如此半日相去常一里許終不能及遂各罷還
子訓至陳公家言曰吾明日中時當去陳公問遠
近行乎曰不復更還也陳公以葛布單衣一送之
至時子訓乃死屍僵手足交胷上不可得伸狀如
屈鐵屍作五香之芳氣達於巷陌其氣甚異乃殯
之棺中未得出棺中噏然作雷霆之音光照宅宇
坐人頓伏良久視其棺蓋乃分裂飛於空中棺中
無人但遺一雙履而已須臾開陌上有人馬簫鼓

李氏蒙求集註卷四

美

之聲徑東而去乃不復見子訓去後陌上數十里

芳香百餘日不歇也

後漢書荀子訓傳時有百歲翁自說兒童時見子訓賣藥

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

近五百歲矣

劉元刮席晉惠聞墓

後漢劉元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地黃四年破王莽

軍中號聖公爲更始將軍諸將共議立更始爲天

子更始元年斬王莽都洛陽居長樂宮升前殿郎

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忤俛首刮席不敢視

魏志武帝

紀注曹瞞傳曰每與人談論戲弄言盡無隱及
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汚巾幘

晉書惠帝在華林園聞蝦蟇聲問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

帝名衷武帝太子性愚駿按水經注云是惠帝為太子時事有令曰若是

官墓可給廩或對曰謂是侍臣賈允蛙鳴問為官

令賈裔楊升菴曰晉書載惠帝聞蛙鳴問為官

蛙私蛙見餓者云何不食肉糜由此言之愚昧甚矣及蕩陰之敗兵人引稻細斬之帝曰忠臣也勿

殺細血濺帝衣左右欲澆衣帝曰稻侍中血勿澆也由此言之英明甚矣一惠帝也相去數年何其

乍愚乍明如此史之言或虛或實必居一於此矣

紹軒之帝曰稽侍中忠臣也勿殺等語不知升菴

語從何出進世說和嶠為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

宮頃似更成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

聖質如初荀勗往觀察之既見勗稱歎曰太子德

業進茂不同於故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

家事非臣所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為忠而欲灰

滅勗也干寶晉紀作荀顗此云荀勗孫盛為

滅可以執持死火餘妻也從火從又又手也火既

武陵王紀為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殊

廢絲竹之聽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

又欲其復鳴蟾蜍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

上多黑斑點能跳接百蟲舉動極急蟾蜍多在小皮

家下處形大背上一類而功用極遲緩又不能跳躍亦

靈憲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竊之奔月

宮蓋託身於月是謂蟾諸抱朴子曰內芝者萬

取之陰干以左足畫地即為流水帶其左足於身

辟五兵若人射已其矢皆還自向急就篇蝦蟇

一名螿大腹而短脚談乘蛙即鼃青色長股蟇

一名螿大腹短脚談乘蛙即鼃青色長股蟇

令螿蝮鳴是也俗名田雞一名螿蟾蜍則三足者

李氏蒙求集註卷四

伊籍一拜酈生長揖

蜀志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先主遣使吳孫權聞其

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

乎籍卽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籍之機捷類皆

如此權甚異之謂禮春官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

而首叩地也三曰空首謂拜而頭至地也二曰頓首謂拜

動謂戰慄變動之拜也五日吉拜謂吉事則拜而

後稽顙也六曰凶拜謂凶事則稽顙而後拜也七

曰奇拜謂一拜也八曰褒拜謂再拜也九曰肅拜

謂俯下手也穆天子傳膜拜而受膜拜者謂舉

兩手伏地而拜也荀子大略篇平衡曰拜注謂

磬折頭與腰平前漢酈食其陳畱高陽人好讀書家貧

落魄爲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狂

生因騎士言之謁沛公沛公方踞床令兩女子洗

食其入卽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

率諸侯攻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

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

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

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說文手著臂曰揖六書故

也儀禮鄉飲酒禮賓厭介注推手曰揖引手曰厭

詩註上手當曰厭謂手厭於臂引手當曰揖下手

姓註上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

手小舉之也長揖不拜謂手自上而極下也揖同

志行衰惡之貌師古曰失業無依也豎上主切音
極說文豎立也廣韻童僕之未冠者又凡卑鄙者
皆曰豎又音樹俗作豎非然漢書亦作豎通鑑龐
涓曰遂成豎子之名胡三省注義同豎揚升菴
曰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
謂沛公爲豎子乎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
人耳李太白詩沉醉呼豎子往言非至公亦誤認
嗣宗語也東坡詩聊與廣武歎不待雍門彈曲
禮前有車騎注古人不騎馬故經典無言騎今言
騎是周末時禮能改齋錄馬傳昭二五年左
師展將以乘馬而歸劉炫謂欲與公單騎而歸此
騎馬之漸也正字通古者服牛乘馬所謂車千乘騎
言單騎至六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謂車千乘騎
萬匹是也楊升菴云三代有車馬無車騎吉行
則六馬四馬師行則元戎小戎自晉公乘小駟始
有騎至廢井田去車戰始有騎兵然則此制亦秦
法也漢書黥布傳龍且攻淮南破布軍欲引兵
走漢恐項王擊之故間行與隨何俱歸漢至漢王
方踞床洗而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
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

李氏蒙求集註

卷四

馬安四至應璩三人

三

前漢汲黯傳司馬安汲黯姑姊子少與黯同爲太

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

黯字長儒濮陽人性介直不能容人之過合之者
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輒面折之武帝嘗曰甚矣
黯之戇也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黯前奏事帝不
冠不敢見守淮陽治尚清淨凡事擇丞史分任之
責大指而已閉閣臥理郡中固辭以老疾上表陳
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
情表章數十上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
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
必上下耶不得有所聞又紀瞻傳帝使謂紀瞻
曰卿雖病但爲朕臥護六軍所益多矣梁書徐
摛傳朱异白高祖曰摛之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
以自怡養高祖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
水任昉等竝經爲之卿當爲我臥治此郡以今觀之
筆記司馬安四至九卿當時以爲善宦以今觀之

則謂之拙宦可也彼汨喪廉恥廣爲道徑者不數年至公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

楚國

先賢傳汝南應休璉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爲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詩云下流不可居君子慎厥初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前者隳官去有人適我閭田家無所有酌酒焚枯魚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所以占此土是謂仁智居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宋人遇周客慙媿靡所如文選注璉初爲侍郎又爲常侍又爲侍中故云三入

魏志應璉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文明帝世

李氏蒙求集註卷四

學

官散騎常侍齊王卽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璉爲詩以諷其言雖微諸合多切時要晉平原內史陸機洛陽記曰吾嘗怪謂帝承明廬問張公張公云魏明帝在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然直廬在承明門側晉陽秋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興於此也匡謬正俗俗謂何物爲底此本言何等物後省何直云等物耳應璉詩用等稱才學言用何等才學也去唐人詩多用底字聞甫意謂用等二字或是言其才學所用未有過於等倫處而乃見歎譽默寓自謙之意匡謬所說似於上下文理不相連貫或用等二字另有出處高明家必能辯之按九家注杜引用此詩用等稱才學作朋等稱才學不知確否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往觀焉主人齋戒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俛而掩口胡盧而笑曰此燕石也其與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緹音

題說文帛丹黃色也博雅赤也周禮天官酒正辨五齊之名曰緹齊疏其色紅赤故以緹爲名漢書嚴助傳拜爲會稽太守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注承明廬在石渠閣外魏志應瑒弟瑒瑒用脩曰唐人云君苗無姓宛委餘編曰君苗應瑒之從弟見文選注非也按陸雲與平原書曰前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又云君苗作愁霖賦極佳見兄文輒欲焚其筆硯曹志君苗作婦公其婦與兒皆能作文頃借其釋荀二十七卷當百餘紙寫之則君苗清河族也休璉與二陸相去且百年其從弟安得尚存復修少年鉛槧事耶按極未能成之極疲也世說顧和謁王導導小極對之疲睡

郭解借交朱家脫急

史記游侠傳郭解軼人也字翁伯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

李氏蒙求集註

卷四

聖

交報仇及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

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旣以賤人之命不矜其功其

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顏師古注漢書睚音厓舉眼也

眦卽眦字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必報也史記游侠傳魯朱家者與

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

豪士以百數然終不發其能歆其德旣脫季布將

軍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

頸願交焉高祖購季布急布髡衣褐匿廣柳車自賣朱家心知其爲布也乃買置田舍

因之洛陽說汝陰侯滕公從容爲上言之乃赦布朱家俠聲益顯注瓚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卽今轉運大車是也宋景文祁筆記曷

家有蜀才史記有臣瓚顏之推曰范長生自稱蜀

才則蜀人也臣瓚者于瓚也楊升菴曰注疏中
有蜀才名姓宋儒謂蜀才即范長生蓋別無所見
也陳子昂集有曰襄陽有龐德公谷口鄭子真東
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人養德躬耕求志由此觀
之范長生與蜀才自是二人

虞延尅期盛吉垂泣

後漢虞延字子大陳畱春昏人也延初生其屋上

有物若一疋練遂上昇天占者以為吉及長身長

八尺六寸腰帶十圍力能扛鼎建武初為細令每

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竝感其恩德

尅期而還官至太尉後漢鍾離意為堂邑令縣人

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使得斂殯丞

李氏蒙求集註卷四

聖

詔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華

陽國志王長文守江源合縣收得盜馬及發塚賊

厚使汝等如此長吏之過臘節慶祚肆汝歸就上

下善相權樂過節來還當為汝思他理羣吏惶怖

爭請不許尋有赦無不感恩晉曹攄字顏遠為

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

至此非所如何新歲人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尅

眾囚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尅

日令還掾吏固爭之攄曰此雖小人義一縣歎服

為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道為東陽太守郡獄
號曰神君南史王志字次道為東陽太守郡獄
有眾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
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至以婦
孕故吏人共歎服之梁書何鳳為建安太守物不
節放囚如期而返梁書何鳳為建安太守物不
敢忤伏臘每縱囚還家依期而返隋王伽為齊
州行參軍使送流囚七十餘人詣京師伽悉脫其
枷鎖尅期而集一無叛離唐呂元膺為蘄州刺
史亦歲旦放囚尅期而至又唐臨為萬全縣丞有

輕囚數十人會春暮時雨臨自令請出之令不許
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令囚請假召
囚悉令歸家耕種與之約令歸繫所囚等皆感恩
義至時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累遷大理卿高祖
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爲國之要在用法
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他日
復訊餘司斷者輒紛訴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
問故答曰唐卿斷囚不冤所以絕意帝歎曰爲獄
者固當若是乃自罾其考

虞預會稽典錄盛吉

字君達山陰人爲廷尉每至冬罪囚當斷其妻執
燭而侍吉持丹筆相向而泣天下稱有恩而無怨

說邪載會稽典錄吉性多哀憐其妻謂吉曰君爲
天下執法不可使一人濫罪殃及子孫其囚無後
嗣者令其妻妾得入使有遺類視事十二年天下
稱有恩也史記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上具獄
事有可卻卻之不後漢書虞詡祖父經爲郡獄吏
之其愛人如此

李氏蒙求集註卷四

聖

案法平允每冬月上狀恒流涕隨之嘗曰吾決獄
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孫何必不爲九
卿耶故字詡曰升卿詡仕至尚書令又傳賢字
仲舒遷廷尉每冬至斷獄遲迴流涕又雋不疑
爲京兆尹每錄徒囚還其母問不疑多所平反母
喜而食或無所出則其母怒而不食故不疑爲吏
嚴而不酷隋書鄭善果每出聽事母恒坐胡床
於障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喜卽賜之坐
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母乃還堂蒙被
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床下亦不敢起母方起
之訓

蒙求第四卷補注

顧廬

尹氏曰當漢之末士之隨時就功名者多矣孰謂一世人龍如孔明者方且高臥隆中抱膝長吟略無意於當世使昭烈不垂三顧之勤則將槁死巖穴耳及其一起君臣契合魚水同體其與聘者如出一轍

王裒不臣晉

左傳襄二十七年衛甯喜專公患之公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鱗實使之遂出奔晉托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

之朝矣終身不仕經書曰衛侯之弟鱗出奔晉杜注衛侯始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答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

元豹之此

或音單衣也揚子方言覆粹謂之禪衣類

蒙求補註

卷四

一

大駟

駟子朗子党切竝藏上聲牙僧狡捷者曰駟史記貨殖傳駟會兩家交易者如今之度市註

駟者其首率

連乾

釋名馬飾曰連乾顧況詩金鞍玉勒錦連乾一書乾或作錢

蓐食

蘇眈苦浮水颺去復來繞足者三乃取吞之於惠

蘇眈

蘇眈苦浮水颺去復來繞足者三乃取吞之於惠

視白鶴覆之白鹿致之居後牛脾山石洞中七日往

母以適有擔禾者至以草貫魚遂以蘇姓以姓名母

之曰仙侶當降頃之十雀集庭與語款密如故

荀勗和嶠

東宮觀察太子顓還稱太子德識進茂而

嶠云聖質如初孫盛曰遣荀勗位亞台司不與嶠同
為侍中荀顛亡歿久矣荀勗位亞台司不與嶠同
班無緣方稱侍中二書所云皆
為非也考其時位愷實當之

長揖

後漢書趙壹傳壹舉郡上計吏到京師司徒袁
逢受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壹獨長揖逢

三公何遠怪哉逢則斂衽下堂延置上坐
史記

或說黜曰大將軍青旣益尊姊為皇后然黜與抗禮
以大將軍有揖

客顧不重耶

承明廬

裴松之曰按諸書記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
殿朝羣臣門曰承明陳思王植詩曰謁帝承

明廬是也至明帝時始於漢南
宮崇德殿處起太極昭陽諸殿

乘小駟

左傳僖十五年韓之戰晉侯乘小駟鄭入也
注鄭所獻馬名小駟王戌戰於韓原晉戎馬

還海而止

蒙求補註

卷四 二

斂殯

斂本作殯釋名殯者斂也衣死也經史
並作斂禮記弓小斂於戶內大斂於作

尹吉甫

揀尹吉甫子伯奇於野

綠篋

漢外戚傳成帝許美人生子趙后以頭擊壁戶
柱啼泣不肯食詔使斬嚴持綠囊書予許許以

韋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子

客兒

廣輿記謝客巖在溫州府東靈運書白雲
曲青草吟於巖又云宅在烏程縣東南

張芝

通志河南陝州
有張芝墨池

謝朓

通志江南建陽山上有謝公樓謝朓建又福建
汀州府南守郡時遊憩於此廣輿記江南太平

築城山下又名山謝朓嘗

跨下

廣輿記跨下橋在淮安府城
西卽韓信為少年所辱處

壺公

通志南豐縣西懸壺先生委蛻於此人跡罕至
地名曰壺公巖輿地記福建歐寧縣有壺山相

傳壺公與費長房游此石壁峭立上刻壺天及寒
冰玉屏六字每字徑三尺許筆力遒勁不知何人
書

卧治

通志河南陳州府
有及黠卧治閣

卧護

羊祐請伐吳帝以祐病欲使祐卧護諸軍祐曰
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

蒙求補注

卷四

三

